

淮南鴻烈集解

卷九

主術訓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同統御臣下五帝三王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言而事辦也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文典謹按羣書

任下責成而不勞成辦而不自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者也傳相也諭導以正道

文於義爲長當從之今本作導者涉下文先導而誤耳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也相儀耳能聽而執正進諫

謹按孫說是也與政聲同古通後文執正營事同○文典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誤也○王念孫云

改之也舉猶動也慮無失策以謀事言之舉無過事以行事言之若改舉爲謀則與無過事三字義不相

屬且與上句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舉無過事賈子保傳篇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即淮南所

本大戴禮保傳篇同文字自然篇謀言爲文章○文典謹按治行爲儀表於天下俞樾云於天下三字衍

無失策舉無過事又本於淮南也言爲文章要引爲作成行爲儀表於天下俞樾云於天下三字衍

文也則也故諫衍此三字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

自然○文典謹按治要引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師

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卿點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冕冠莊纘塞

也前旒冕前珠飾也按說文冕下云冕大夫以上冠也遠延垂璽執纘又璽下云垂玉也冕飾莊纘塞

耳所以掩聰莊纘塞不欲其妄聞也莊纘而買莊蓋之莊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天子外屏所以自障

屏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國君樹塞門。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文典謹按：治所治者大，則所守

者少。○王念孫云：少當爲小字。未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文典謹按：治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

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令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文典謹按：治賊敗也。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

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王念孫云：通於天道，本作通合於天。今本脫

自然篇，正作通合於天。天與精爲韻。天字合韻讀若汀。小雅節南山篇：不弔昊天，與定生寧。醒成政，姓爲

韻。大雅雲漢篇：瞻印昊天，與星羣成。正寧爲韻。瞻印昊天，與寧定生寧。醒成政，姓爲

以御天，與形成命。貞寧爲韻。坤彖傳：乃順承天，與生爲韻。乾文言：時乘六龍以御天，與精情平爲韻。楚

辭九章：瞭杳杳而薄天，九辯：瞭冥冥而薄天，並與名爲韻。凡周秦用韻之文，天字多有入耕部者。詩：易楚

辭而外，不可枚舉。若作通於天道，則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文典謹按：治

失其韻矣。此文上下十八句，皆用韻。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文典謹按：治

至大非人智。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言釋神安靜也。智不出於四域，信身懷其仁誠之心，懷

甘雨時降。○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五穀蕃植，○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五穀蕃植，○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五穀蕃植，

穀新穀也。薦之明堂，嘗之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五穀蕃植，○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五穀蕃植，

按北堂書鈔二十八引：獻功作報功。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五穀蕃植，

八引：寒暑作燥濕。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五穀蕃植，○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五穀蕃植，

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王念孫云：殺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荀子議

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正作不試。文子精誠篇同。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文典謹按：治

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文典謹按：治

自往。竊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謝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
敢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于四方也。○王念孫云。害其鋒三字。義不相屬。害當爲用字之
誤也。錄書害字作害。其上下與用相似。高注亦當作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用其鋒于四方。莊子徐無
鬼篇作孫叔敖甘寢乘羽。而聖人投兵。亦謂無所用之也。又繆孫篇夜行瞑目。而前其手。故曰明有所不
用。而明有作。案不害二字。義不可通。害亦當爲用。夜行所用之馬。載之舟車。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施亦用也。見原道
用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爲解。其馬載之舟車。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施亦用也。見原道
脩務二篇注。○俞越云。害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害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害蓋容字
之誤。容亦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所容其鋒。卽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
無所容其刃。此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姓也。名熊。禹上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
尹子西召之。以爲白公請伐鄭。以報驪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驪不
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
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故兩鞅鞅鐵鎧。○孫詒讓云。鞅
家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莊遠吉云。應云。宜遼名也。姓熊。鞅鞅鐵鎧。○孫詒讓云。鞅
義無取。此疑當爲鞅。草書。央貴二形近。因致誤。國語齊語云。輕罪贖以鞅盾。一鞅。韋注云。鞅盾。鞅革有
文如績也。說文革部云。鞅。革。鞅也。荀子議兵篇云。楚人較革犀兕。以爲甲。始如金。一鞅。韋注云。鞅盾。鞅革有
記有合甲。此鞅。鞅亦瞋目扼腕。○莊遠吉云。鞅。卽腕。其於以御兵刃。縣矣。縣遠也。比于遠。券契束帛。刑罰斧
言合鞅。革。鞅爲甲也。瞋目扼腕。○字本或作擊者非。其於以御兵刃。縣矣。縣遠也。比于遠。券契束帛。刑罰斧
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遠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
國。曰。以弗治治之。○通伯玉。衛大夫。通。緩也。子貢。衛人。子貢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簡子。晉卿趙鞅也。史黯史
云。觀訓爲見。不訓爲觀。觀皆當爲覲。府雅曰。覲。覲視也。玉。諸侯。七還報曰。遠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以其
亦切觀也。義皆本於高注。後人多見觀。少見覲。故覲誤爲觀矣。還報曰。遠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以其
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勝也。故臯陶瘡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雖情平獄理。訟能得人。師

曠野而爲太宰，替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雖言而大治，醫國使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不視之見，
師曠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上王念孫云：民之化也，本作民之化也。下句其字，正指
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崔杼齊大夫也，亂殺
莊公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
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微，驚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
陶方珩云：文選陸機文賦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陸機傳，高祖武文注，引許注鼓琴，簡絃謂之微，悲雅俱有，
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按二注文異，漢書揚雄傳，高祖武文注，引許注鼓琴，簡絃謂之微，悲雅俱有，
琴賦云：伯牙揮手，是也。悲雅下，當有誤。文疑是悲絃，俱有所以成樂，直絃而無悲，則不成。樂雅門周善，
彈琴以哭，見孟嘗君，即此意也。齊俗訓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許注即本此。動
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哀，威王也。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
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甯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爲相。○陶方珩云：王子淵四子講德
往商秋聲也。按二注文異，許本作甯越甯越，乃周威王師，非是。越當是戚，說文戚，或也。當是古本或作戚，
途加垂爲戚也。今道應訓亦作甯越，均誤。道應訓甯越，欲干齊桓公，因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
以商戚衛人，商金聲，亦故以爲曲，當不相也。當有脫文，文子精誠篇，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營樂，而諡文
其化。○王念孫云：樂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有脫文。文子精誠篇，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營樂，而諡文
王之志，見微以知朋矣。文王操也。鼓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

歲而文不滅。况於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文典謹按初學記天部下引七年作九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

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或作蒸。蒸升也。

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

好憎忘於外。情形見好憎。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墜。貫通墜塞也。○王念孫云。業當爲業。聲之誤也。葉也。積也。實累也。言積累萬世而不墜塞也。方音曰。葉。聚也。廣雅同。楚通語也。楚辭離騷。實蔚蔚之落。蓋王注曰。實累也。廣雅同。荀子。王霸篇。實日而治。詳楊倞曰。實日。積日也。也是業

貫皆積累之意也。微其篇曰。枝解葉實。萬物百族。義與此業貫同。原道篇曰。大澤而爲一。業累而無垠。葉

累猶業貫也。微其篇曰。橫廓六合。揀實萬物。揀實猶業貫也。彼言橫廓六合。猶此言橫廓四方。彼言揀實

萬物。猶此言業貫萬世。故廣雅云。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况於執法施令乎。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也。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衡銓也。繩之於

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蠡首。蠡首猶微細也。扶撥枉

橈。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

爲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王念孫云。不與上當有智字。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

子曰。不與焉。則有智字明矣。文子下德篇。正作知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輶。○文典謹按。意林引輶作輶。水戾破舟

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俞樾云。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

故書功爲工。是也。不罪木石。而罪工拙。工即工之文。言不罪木石。而罪作舟車者之拙也。高知故不載

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其所據本已誤。○文典謹按。意林引巧拙者。下有何也二字。知故不載

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文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也。兵莫憚於志

與謹按。意林引作智有不周。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也。兵莫憚於志

而莫邪爲下

○陶方璿云史記集解引許注莫邪大戟也按說文鑄字下云鑄錫也集解引文當是許注淮南本故作莫邪漢書揚雄傳杖鑄邪注亦云鑄邪大戟也俗務訓而不期于鑄莫邪高

注美劍名寇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爲小故以莫邪爲下也寇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爲大故以抱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

傳之而以無爲爲之言無所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

理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本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也才智湯武聖主也而不能

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王念

羣舟也羣猶船與羣同小船有屋也楚辭九章乘船余上沅兮王注曰船船船有屋者或作羣廣雅曰

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注曰船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

此並作治舟御覽又引高注船舟小船也皆其證矣○文典謹按王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

說是也羣書治要引此文幹作賤文雖小異然幹之爲誤字益明矣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陶方璿云羣

而服驢騾書治要引許注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驢騾北野馬按二注正異許作國名即騾十一

傳溫原騾騾之原與高作騾解異也說文亦無騾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墨也

字駒下云駒騾北野之良馬與此作北野馬正同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墨也

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山居者所習故孔墨不能也阻或作塗○王念孫云險阻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

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文典謹按照海內存萬方相對爲文加一偏字則句法差差存

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王念孫云道之數此後人以意刪之也

視青黃也亦無循字皆其證也○王念孫云道之數此後人以意刪之也

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理之數又曰拂道理之數義自然之性原道篇曰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皆其證可

立而待也。文子下德篇正作遠。范論篇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脣伸鉤索鐵歛金椎移大轂水人帝道息則危不遠矣。語意略與此同。殺龜鼈陸捕熊羆。熊羆角也。索校也。歛讀協。陶方琦云史記正義八御覽八十二又九百三十三引許注禮記大司馬鄭注大司馬不在九旗中。孫氏晏子音義以謂大司馬當是人名。此古說之互異。然淮南本義不作人名解。○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二引制熊羆作別熊四百三十七引歛金作採金捕作搏九百三十三引歛金作採金。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云焦或作巢。○莊達吉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王孫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此皆無力字下文勇不足以爲強亦無力字。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堙井之無龜鼈陰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騶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王引之云引此豺狼作狼契。按狼契皆大名也。廣雅曰狼狐注狼犬屬也。玉篇狼公八切。雖犬也。廣韻同。狼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搏兔不如狼契也。後人不知狼契爲大名而改爲豺狼豺狼可使搏兔所未聞也。○烏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說也。○明合衆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豪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說也。○王引之云莊子秋水篇鴈夜撮蚤察衆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畫無所作蚤云鴈夜取蚤食也。本爪云鴈鴈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爪蚤通用故畫本爪蚤字。形相似故司馬本作蚤。然則蚤蚤二字不得而並存矣。淮南作蚤故高氏但言合衆人爪而不言食蚤後人乃取司馬本之蚤字增於此處蚤字之下其失甚矣。秋水篇釋文曰淮南子鴈夜撮蚤察分衆末許慎云鴈夜聚食蚤鴈不失也。李善注文選演珠曰淮南子曰鴈夜撮蚤察分衆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高誘曰鴈鴈謂之老鴈。鴈二書所引則許高本俱無蚤字。明矣。顛越二字與不見邱山意不相類。且高注但言畫無所

此文言之則惠暴平列明矣。夫子自然篇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作是故重爲惠。重爲暴。卽道達矣。無者字。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慎也。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而不行。故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賴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結單上衡也。植柱橫衡者。行之人皆能有此衡。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之儼仰取制於柱也。以諭君也。人主靜漠而不躁。動百官得脩焉。譬而軍之持麾者。陶方琦云。宋蘇頌淮南校題序。許本如作而按蘇氏曰。許子善內多用正作。譬如古而如通也。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之名人猶有強知之人。爾不足以掩聰明。而本脩大道成名之速也。人君之道亦如此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時。地生之財。天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若伊尹爲湯謀。傳說爲高宗謀。是孟子曰。伊尹之是也。地生之財。神農后稷也。處愚稱德。則聖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建立也。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也。險。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閉門重襲。以避姦賊。○王念孫云。下避字當作備。俗讀備避聲相亂。又涉上避字而誤也。呂氏春秋節義篇。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慈親孝子備之者。得釋之情也。

矣俗本備作避亦因上文而誤重門所以防賊故言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備作避則義不可通矣文選西京賦注引此正作備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歸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歸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文典是故人主授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尊重舉之不自覺也推求也奉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厓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文典謹按治要保作守要先下有者字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王念孫云臣道者本作臣道方者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則因上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無此六字文子上義篇亦無上道員臣道方員不同道故下文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也呂氏春秋園道篇亦云主執園臣執方方園不易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言相和同道則亂君所其國乃昌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言相和同道則亂君所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文典謹按治要處下有得字是問也莫相匡弼故曰亂也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文典謹按治要處下有得字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股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俞樾云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即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改爲千鈞之重鳥獲任字不知任即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而無以爲智勇之別矣千鈞之重鳥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鳥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

者則鳥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強以天下爲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

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

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推行○王念孫云推而不可爲之勢而字涉下文而衍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

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之善御臣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文典謹按車輕

上文載重而馬羸一律重書治要及御覽七百四十六引是故聖人舉事也。○文典謹按重書治要引聖人下有之字始與

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拂戾也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

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譬者可令唯筋。○王紹蘭云攷工記弓人曰筋欲微之微鄭司農云嚙之

從辟爵雀古通用魏晉以後俗趨簡易書嚙爲嚙玉篇嚙嚙也嚙同上是其嚙當時淮南子蓋有作嚙者傳寫之徒不知嚙爲嚙之俗體別作嚙字玉篇嚙嚙也嚙同上是其嚙當時淮南子蓋有作嚙

林者以嚙非正字直改从手作嚙轉嚙承嚙皆不足據也由是觀之嚙俗字嚙因嚙而變嚙又因嚙而變

林先鄭注漢時淮南易林舊本當是嚙筋此條不載書經記乃王紹蘭與王引之書中語也○孫詒讓

云玉篇口部云嚙撮口也筋不可以言嚙嚙當爲嚙之誤考工記弓人云筋欲微之微注鄭司農云嚙之

當執實疏云筋之推打嚙嚙欲得勢微是嚙筋爲漢時常語即謂推打之使柔然以嚙弓弩也○孫詒讓

與嚙形近因而致誤易林展轉而不可使有聞也。瘠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王念孫云不可使言

語誤作言又脫通字筋部三引此正作不可使通語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

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文典謹按意毋小大

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

讀教部草書相似韓子外儲說右篇曰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則城獲雖賤不託其足即淮南所本也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爲智伯報讎殺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適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王念孫云疾風當爲風疾風疾木茂相對爲文意林引此正作風疾相生之氣也○文氣作勢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驪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爲珍詭異爲怪非常爲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亂也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

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縠寶玩珠

玉也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絺綌葛絺曰絺綌曰綌五采具曰繡也則賦歛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

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弱衆暴寡○莊遠吉云御覽引作百姓力征強弱相乘衆相暴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

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莊達吉云御覽引翦作刻是古字○王念孫云

斷當爲斷字之誤也精神篇作機桷不斲高注機桷也桷也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桷而斲之加密石爲斲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以采爲桷而又不斲儉之至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正作斲韓子五

越席不緣。越席也。蒲大羹不和。不致五味。○俞樾云。高注曰。不致杜注亦曰。不致五味。疑本作大羹。不致五味。即本諸高

此
糴食不敷御覽引也○莊遠不聖巡狩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

稷非有利焉○俞樾曰此涉下文舉稷非有利焉句衍此四字當刪年衰志憊○憂也舉天下而傳

之舜猶却行而脫蹤也文選注引易云其易也按此許注
入注高其本者其臨即方瑤字云之文謬選
○孔文相與山北按山北

傳之舞猶却行而釋履舞猶却之而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

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池苑獵獸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糲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聞

生不得安其正性詐僞生也○王念孫云此注後人所改性之言生也性與生義同而字亦相通說見經

其性義與此近高安當云性生也後人熟於性即理也之謂成文改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

不注其下矣。邇者望其竹滿注曰：性生也。故知此注爲後人所改。

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側耳作傾耳。澹薄作淡漠。非寧靜。

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

制裁也。○文典謹大者以爲舳航柱梁。舳與共濟爲航也。小者以爲枹楔。○王念孫云枹楔本作棲楫。此按治要引工作匠並與共濟爲航也。後人以意改之也。接枹並。在葉。

韻在緝韻榖在薛韻接榖疊韻字也榖榖則非疊韻矣接榖梁之小者對上文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接榖

也。案小梁謂之接楹，故樑爲梁，而今本說之也。據集韻，接楹比作妾，則此宋本尙未誤。修者以爲櫨接屋櫨。

垂拱短者以爲朱儒枹鼓朱儒梁上戴踞跪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王念孫云

此各有施下，有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二句今本脫去。下文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然而醫藥

而終之有所用也。○王念孫云：雞毒鳥頭也。此涉上文注內析讀如故。知是今天下之勿莫凶於雞毒。雞毒鳥頭也。○王念孫云：雞毒常爲奚莝。注同。此涉上文注內析讀如

本遺脫也方箋云雞而誤也廣雅本草並作奚訛蓋治要意林及太平御覽藥部引
淮南亦作奚蓋就篇補注引作奚蓋則南宋本尙不誤無作雞毒者○陶方埭云羣書治要御覽九

爲附子三歲爲烏頭三歲爲附子四
九寸意林引許注奚毒附子按御醫
引許注作附子與高注亦異廣雅
附子也曰爲奚毒附子也

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說文煎烏喙也然而良醫愛而癩之有時月也是古材者之材猶無可棄者而不

人乎葬之材猶有不棄者而又況人乎 今夫窮死之所不葬窮死之所不葬 治要曲治要曲 作邑作邑 非其人不可

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之上山也。大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

所修知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道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

太重或任百而尙輕是故審臺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